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潮聲裡的千年煙火

付令

海平面泛起魚肚白，東方第一縷晨輝投射在漁船的桅桿上。早就聽聞舟山沈家門名氣不小，是世界三大漁港之一，于是我慕名前往。

千百年來，海潮漲了又退，纜繩一圈圈成了結繩記事的年輪，歲月的痕跡都刻進了碼頭的石縫裡，最後化作一縷縷帶著海風腥鹹味兒的煙火氣。

矗立堤岸邊，海風混著鹹濕氣直往臉上撲。眼前數不清的船影在碎金般的波光裡晃蕩。海浪拍打著堤岸，伴著這種律動，我的腳步也不覺輕盈起來。

老碼頭的路面油光水滑，那應該是被來來往來的腳步打磨的吧。上面那些深深淺淺、彎彎曲曲的花紋線，也是海水浸泡、海風拋光的吧。海邊的人們總是勤奮，碼頭早已一片繁忙：男人們喊著號子，從船上抬下一筐筐沉甸甸的梭子蟹和小黃魚；女漢子們挑著漁獲一路小跑，「嘩嘩嘩」留下一串串濕漉漉的印。

一個船主摸樣的漢子約莫六十來歲，不時招呼、指揮著。我想，他額上的皺紋，一定是經年海風摩挲的結果，他說話的聲音中氣十足，透著歲月的沉澱。「咚咚咚」，修船師傅正踮著腳打榔頭；桐油的清香混著海水的鹹味兒飄過來。

中午時分，大街小巷瀰漫著熱騰騰的煙火氣。一口鐵鍋汩汩冒著泡，頭髮花白的阿婆正精心熬煮著魚羹湯。鮮魚剔骨，加入嫩豆腐慢慢煨著，撒上蔥花那一刻香氣便瀰漫開來。阿婆

熱情招呼我去嘗嘗。我舀一勺魚湯送進嘴裡，鮮香便從舌尖一直黏貼到心窩裡去了。

等太陽快下山的時候，出海歸來的漁船一艘接一艘靠岸，碼頭邊的大排檔也跟著熱鬧起來：清蒸蝦、鹽水煮蟹、煎帶魚……都是最新鮮的，做法也都簡單得很，卻能把大海最本真的味道鎖在裡頭！大排檔的食客們碰杯說笑，聲音隨著海風穿街過巷，飄到很遠的地方。

又一天清晨，漁港又怎能少了漁民的號子！出海之前，船老大扯開嗓子吼一聲，大夥兒就跟著應和起來，雄渾的聲音硬是把海浪的氣焰都壓下去了幾分。這號子裡沒什麼文縷縷的詞句，卻滿滿都是漁民對大海既敬畏又依賴的心情，還有他們對好日子的盼頭兒！現在的漁船上裝著導航儀、探魚器，但有些老漁民出海前還是習慣性地吼上兩嗓子。我想，這種儀式已經刻進沈家門人的DNA了，就像島上的黑松樹，任憑風吹雨打也照樣枝繁葉茂，根須已經深深地扎入這片土地。

現代化碼頭緊挨著老碼頭立了起來，巨大的吊車忙個不停，冷鏈運輸車來來往往。有些東西好像從來沒變過，傍晚漁船回港時，碼頭上照樣響起一陣陣爽朗的笑聲。沈家門漁港並沒有被時光磨掉底色，反而在一年又一年的沉澱中顯得更加溫潤、更有味道了！

太陽墜落海平面之前，晚霞把整個港灣染成了一片暖暖的金紅色，出海的漁船披著一身霞光慢悠悠地駛回來。平凡日子裡透出的詩意，那些煙火氣中包裹著的溫暖，都在這一漲一落的潮汐之間，書寫成了一部有溫度、會呼吸的屬於老百姓自己的漁港歷史，它就在東海邊上，一直這麼流傳下去……

春華琥珀

惠軍明

河沿上一層濕潤的煙氣，春天的信使。無影無蹤的舌頭似的，輕巧一舔，堤岸上瘦了一冬的柳，便有一抹鵝黃。春天從不失約，就像個老賬房，每年都來人間收利息，帶的還是那本舊賬簿。桃花的粉是前年那朵的影子，柳條的綠是去年那枝的輪迴，就連空氣裡微腫的土氣，都是舊賬簿抖落的塵埃，一縷舊時光的味道。

萬物依舊，我卻是景裡的新客。舊人換新心，一顆磨礪過的心，回不到最初的光潔。坐在歲月打磨光亮的石墩上，涼意從掌心漫過來，沿手臂往裡鑽，似一聲歎息……不是刺骨的冷，是被馴服且認命的熨帖。磚石縫裡，幾叢青草倔強地探出頭。我異常驚訝，生機跟死寂能在同一方寸土上這般和諧！

滿眼的生命力，看久了，心底反倒荒涼。不遠的櫻花樹，開得毫無保留。那團粉白，爛漫如凝固的雲霧。花霧底下，站著個看花的少女，月白衣衫，鬢角碎發被風拂亂，微仰臉，神情專注。那姿態，讓我回想起多年前，曾幾何時，我也是這般沉醉癡迷春光。

今春再看花，我心情大不同。花瓣脈絡裡有著秒針，秒秒分分地跳，花開嬌艷，它就提醒我終要凋零，歡喜已不純粹。春色年年都來敲門，門早不是那扇門，門背後，站的是比前一年更靜默的我。愈發沉默。「欲買桂花同載酒，終不似，少年游。」花香，酒甜，把酒斟滿，少年回不來。今朝把酒，聞著花香，微苦。春色奈我何？來勢洶洶，撩撥的卻是我這把生鏽的琴，彈不出一點響。

女孩看夠花，轉身就走，步子輕盈得飛起，每一步都踏在一地陽光斑駁的碎影裡。我的影子卻被老牆釘住，與斑駁的花影絞成一團，分不清誰是誰。遠處，河水靜悄悄地流，聲音很低，永遠帶著涼意。

懂了……年年，最是磨人。不用刀子割你，只用一層層嶄新春色，密不透風地將你包裹，最後你便成了琥珀裡的蟲。你仍看見光和綠，甚至那個女孩飛揚的衣角，只是再也飛不出，飛不出那片透明的牢籠。春色依然明媚，也依然無辜，平等地照耀著萬物。

站起身，轉過身，沿來路返回。風起，身後一陣沙沙輕響。我沒回頭……花瓣落，還是光陰在我這琥珀外殼上剝落？答案不重要。我只需要知道，如何帶著這身透明的琥珀，安安靜靜走進下一個必將到來的春天。

暮春的桃花雨

李娟

每年桃花開，我都會想起故去的姥姥。小時候，父母奔波生計，顧不上我，就把我寄養在姥姥家。我體格瘦，總是病恹恹。村有孩童頑劣，經常嘲笑我：「小娟媽，二斤半，爹娘不在沒人管。」聽此戲謔，我又羞又惱，眼淚直掉，鬧著要去找他們的家長。姥姥心疼，打開鎖櫃，拿出當年頗為稀罕的麥乳精，哄著我喝。

乳香滑喉，甜潤心間。眨眼工夫，我便忘卻那般委屈，破涕為笑。姥姥趁機引導我：「別人羞辱你，那自是他們的不對，可咱得心寬，萬不能回怱。若找家

長，他們免不了得挨頓臭揍。可要那樣，咱落啥好？任何事情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」我似懂非懂，只能就此作罷。

鄉間盛傳，桃木呈祥，辟邪驅鬼，可安歲月、護平安。我的姥姥，為祈福添喜，就栽了幾株。暮春時節，煦風拂過，滿枝花芽，粉白嫣紅搖曳，美得醉人。姥姥口中念叨：「桃仙桃仙，護我娟媽康健。」還不忘繞樹轉圈。她笑著打趣，說姥姥守舊，太過虔誠。姥姥也不惱，只說《典術》中就有記載「桃者，五木之精，壓伏邪氣」。姥姥可是念過書的，引經據典這種本事，信手拈來。

姥姥尋根桃枝，托村裡的老木匠，打磨一枚桃木墜，刻有如意祥雲，栓根紅繩，掛我身上。我嫌土，她就笑著說，這是在拴福呢。桃樹下，她常陪我讀書。花蔭裡，姥姥搬把藤椅，我依偎在旁，聽她講三國，講水滸，講紅樓，講西遊……聽得津津有味。

姥姥的語速很慢，讀到精彩處，性急的我等不得，晃起她的胳膊，使勁催她：「姥姥，快點講呀。」姥姥停下來，緩緩說道：「靜心讀書，一定要慢，耐住性子，去品悟深層次的意義，萬不可囫圇吞棗，淺嘗輒止。做人做事，都要如此，慢

方生穩理。」我啞摸著她的話。粉嫩桃花瓣，飄散風裡，撲軟軟一場桃花雨，像姥姥的話般溫柔，餘韻悠長。

為給我補給營養，姥姥特意養了土雞。土雞常踱步樹下，啄草食蟲，生出的蛋格外清香。她會變著花樣做土雞蛋，炒菜、做湯、蒸羹，不管怎麼做，皆是滿口鮮香，嫩潤回甘，勾人垂涎。做好的蛋菜，姥姥總囑咐我，給那左鄰右舍的孩童送去，包括曾羞辱我的孩子，說是讓大夥兒一起嘗鮮。我不樂意，她就告訴我，以德報怨，能化解許多紛擾，人心都是肉長成，接人待物時，用真心方能換得真心。聽罷，我才放下「恩怨」，乖乖去了。果然，打那以後，他們對我友善許多。

後來，姥姥因病去世，長眠於桃樹下。故里的桃樹，年年綻放，灼灼芳華，從未負春。我的桃木墜，溫潤如初。拿著它，總感覺我的姥姥，未曾走遠。長大後，特別是踏進社會後，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，我憑借姥姥當年的處事方法，解決了不少矛盾紛爭。我的姥姥，真的教會了我太多。

流年悄走，光陰慢老。又逢暮春，風起花落，落英繽紛，我的心底悄然下了場桃花雨，美如當年……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必月負責。

专栏主编：必月

632期

塔城吟唱

陽蕪著最新鮮的露水蓋章。

新疆最大的草原庫魯斯台就在塔城。她給天空花香與草香，天空給她露水與虹霓。在這種聖潔面前，浮塵無地自容。

我今天降落塔城之後，一路都在深呼吸。我的肺張張合合，像雪山鷹扇動雙翅。我想告訴內地的朋友，如果呼吸系統有點疙瘩，那麼就趕快來塔城，塔城有機場。順便告訴你一個細節：連塔城飛機噴出的尾氣，都是彩虹的質地。

塔城為什麼要選擇丁香

若要選擇一朵花戴上城市的髮髻，請告訴我，塔城，你為什麼要選擇丁香？

就是丁香，生命力爆棚，耐旱、耐寒，有最強大的抗逆性；種院子能活，種路邊能活，種哪都能活！——塔城人眼含熱淚地看見了自己的同胞姐妹！

就是丁香，紫白相間，成簇開放，滿城飄香；這當然是團結融合的象徵，春意盎濃的象徵，這當然是我們塔城各民族群眾坐在春天裡的全家福！

就是丁香，不卑不亢，不妖不艷，樸實大氣。這種誠樸、堅韌、踏實，就別說塔城人有多喜歡了。這完全是塔城人在照鏡子。我自從路過這裡，也癡癡地愛上了塔城的市花。想我家鄉浙江，五月也有丁香，日後一旦聞見，我或會突然駐足——偉大的塔城人民，你們好嗎？偉大祖國的西陲，還那麼堅韌、團結、濃香撲鼻嗎？

那朵花，戴在城市的髮髻，還是中國西部最嫵媚的標準照嗎？

巴克圖口岸

在口岸國門建築的第三層，專門設置了一個觀景卡座。現在，你可以看見排成長列的集裝箱卡車：駝峰與駝峰，山脈與山脈，流水線與流水線。

國土與國土急待相握，命運與命運等著

交換。

長筒望遠鏡讓你彎腰，你可以看見國境線的沙土、車輪、草叢、風；看見心情、等待、焦急、渴望。

巴克圖，離中國城市最近的口岸，才十二公里，走出賓館一踩油門就到。望遠鏡裡招呼，你們好，哈薩克斯坦的朋友！

這裡自古稱作準噶爾門戶，是絲綢之路北道，是草原毛皮之路。去的是絲綢、棉布、茶葉、瓷器，來的是地毯、皮革、呢絨、香料。當然這是十八世紀的內容，但這內容足以拉緊長安與羅馬。駝鈴是鐘錶擰緊的發條，兩邊的王公與貴族都會準時跳起來。

我關注的是現在，現在則是風馳電掣了。我能看見裝有輪子的集裝箱每天奔騰不息。收到了嗎，我們的工程機械、家電、聚烯烴、建材，還有五金，還有服裝，還有小商品？當然我們也準時收到了銅礦砂、鋅礦砂、鉻鐵合金，還有葵花籽油、還有皮毛、還有凍肉。我從望遠鏡前直起身子，很好，我看見了國運與國運的重疊。

手風琴聲也經常在兩邊同時響起，這當然是人與人的交流了。瞬間，巴克圖口岸就成了一個歡樂的繡球，被大小獅子逗著，被友誼與愛情互相拋著；瞬間，巴克圖口岸就成了一只隻落的鴿子，一隻翅膀收攏中國，一隻翅膀收攏哈薩克斯坦。

晚上，鴿子休息了。通關暫停。

巴克圖口岸：特色閱讀角

我們知道你焦急的心情。你一邊抬頭看窗外，看哈薩克斯坦的國境，一邊低頭翻書。我們知道你在等待通關時間。

這是國門大樓的二樓，因此，我們專門設置了這個帶書香的角落。我們特意給你提供兩隻眼睛。你可以把一隻眼睛看穿望遠鏡，用來遠眺窗外，那是你今天急著要去的地方；可以把另一隻眼睛看作顯微鏡，你低頭看書。這些書當然是我們精心準備的。這

是閱覽空間。我們方便你最好細地觀察地理和歷史。你需要瞭解這片神奇的地域，反正現在還有時間。你需要思考。你可以突然拍大腿：哦，原來是這樣！

我們設置了很多書架，你可以任意地取地理，取歷史，取某一個王朝，去諦聽絲綢之路上某一支駝隊的駝鈴。你需要知道那個年頭絲綢、茶葉和毛皮的流向。

許多書是中哈雙語的，國境兩邊的讀者都可以坐在這裡。你的情緒可以一邊焦急，一邊沉靜——這本來就是生活的兩面。

很好，現在你迅速起身了，你準備出境了。很好，這麼短的時間裡，你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。你的體重變了。你心底的一角，憑空，多了一支駝隊，多了一隻陶罐，多了一段感悟，多了一支河流的曾經乾涸與重新奔流。

在下一段的商旅過程中，你多帶了一個圖書館。

你已經有利潤了。你多麼富有。

亞歐大陸的地理中心，今天必須熱議

今天我們的眼光，全都從圓弧滑到圓心。我們都在注視這個離世界四大洋最遠的點位。這裡可能水汽最少，但是這裡的人文熱度肯定最高。這裡是軸心。

因此，必須要讓文化炸一聲春雷，讓這個歐亞大陸的地理中心，爆出一束最炫目的中國鮮花。

請仔細扒開經線與緯線的糾纏，注視這個圓心，這個有著草木、岩石與大風的中心。就是這裡——東經83°36'，北緯46°14'，中國新疆塔城地區托裡縣老風口。

感謝中科院新疆地理所與武漢測繪大學，感謝你們1997年的聯合測定，感謝你們為歐亞板塊安裝了一隻把手。

如若某一日，上天要拎一把地球，必然會準確地把手伸向這裡。

這是命門，這是要害，這是軸心，這是地球最結實的固體把手。所以，現在我們要研究，如何讓這裡爆一聲最響的春雷。雖然我們知道這裡已經有名，但是，顯然，響聲遠遠不夠。

或許，將是一場最注目的文化對談：分別來自亞洲與歐洲的諾貝爾文學大家，在此緊緊相握；或者是，塔城再來一次超越五千人的手風琴合奏，新創吉尼斯世界紀錄！